

南  
北  
史  
合  
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四十九

明 李清 撰

列傳第五十一

北史六十二

王 羆

王思政

尉遲運

王羆字熊羆京兆霸城人漢河南尹遵之後世為州郡  
著姓羆質直木強處物平當州閭敬憚之魏太和中除

殿中將軍稍遷雍州別駕清廉疾惡勵精公事刺史崔亮有知人鑒見羈雅相欽挹亮後轉定州啟羈為長史執政者恐羈不稱不許及梁人寇碭石亮為都督南討復啟羈為長史帶銳軍朝廷以亮頻羈故當可用及剋碭石罷功居多先是南岐東益氏羌叛拜羈冠軍將軍鎮梁州討平諸賊還受西河內史辭不拜時人謂曰西河大邦奉祿優厚何為致辭羈曰京洛材木盡出西河朝貴營第宅者皆有求假如其私辦則力所不堪若科

法人間又違犯憲以此致辭耳後除荊州刺史梁復遣  
曹義宗圍荊州堰水灌城不沒者數版時既內外多虞  
未遑救援乃遣羸鐵卷云城全當授本州刺史城中糧  
盡羸乃煮粥與將士均分食之每出戰常不環甲冑大  
呼告天曰荊州孝城文皇帝所置天若不祐國家使箭  
中王羸額不爾羸須破賊屢經戰陣亦不被傷彌歷三  
年義宗方退封霸城縣公北海王顥入洛以羸為左軍  
大都督顥敗孝莊以羸受顯官故不得本時年秦數叛

以罷行南秦州事罷至州召其魁帥為腹心擊捕反者  
畧盡乃謂魁帥等曰汝黨皆死盡何用生為以次斬之  
自是南秦無反者又詔罷行秦州事屬周文帝徵兵為  
勤王舉罷請前驅効命遂為大都督鎮華州孝武西遷  
進車騎大將軍議同三司除華州刺史齊神武率軍攻  
潼關人懷危懼罷勸勵將士衆心乃安神武退拜驃騎  
大將軍加侍中開府嘗脩州城未畢梯在城外神武遣  
韓軌司馬子如從河東宵濟襲罷罷不覺比曉軌衆已

乘梯入城羸尚卧未起聞閤外洶洶有聲便袒身露髻  
徒跣持一白棒大呼而出謂曰老羸當道卧貉子那得  
過敵見驚退逐至東門左右稍集合戰破之軌遂投城  
遁文帝聞而壯之時關中大饑徵民間穀食以供軍費  
或隱匿者令遞相造多被榜捶人多逃散唯羸信著于  
人莫有隱者得粟不少諸州而無怨讀沙苑之後神武  
士馬甚盛周文以華州衝要遣使勞羸令加守備及神  
武至城下謂羸曰何不早降羸乃大呼曰此城是王羸

冢死生在此欲死者來神武不敢攻後移鎮河東以前  
後功進爵扶風郡公河橋之戰王師不利趙青雀據長  
安城所在莫有固志羅大開州門召城中戰士如聞天  
子敗績不知吉凶諸人相驚咸有異望王羅受委于此  
以死報恩諸人若有異圖可來見殺必恐城陷沒者亦  
任出城如有忠臣能與羅同心可共固守軍人見其誠  
信皆無異心及軍還徵拜雍州刺史時柔然渡河南寇  
侯騎已至幽州朝廷慮其深入乃徵發士馬屯守京城

溼諸街巷以備侵軼右僕射周惠召羸議之羸不應命  
卧而不起謂其使曰若蠕蠕至渭北者王羸率鄉里自  
破之不煩國家兵何為天子城中作如此驚動由周家  
小兒狂法致此羸輕侮權貴守正不回皆此類也未幾  
還鎮河東羸性儉率不事邊幅嘗有臺使至羸為設食  
使裂去薄餅綠羸曰耕種收穫其功已深春爨造成用  
力不少乃爾選擇當是未幾左右撤去之使者愕然大  
慙又客與羸食瓜客削瓜皮侵肉稍厚羸意嫌之及瓜



皮落地乃引手就地取食之客有愧色性嚴急嘗有吏挾私陳事者罷不暇命捶扞手取鞞履持擊之每至享會自稱量酒肉分給將士時人尚其平而嗤其碎罷舉動率情不為巧詐凡所經處雖無當時功迹咸去後見思卒于官贈太尉都督相莫等十州刺史謚曰忠罷安于貧素不營生業後雖貴顯鄉里舊宅不改衡門身死日家甚貧罄當時服其清潔子慶遠先罷卒孫述字長述少孤為祖罷所養聰明有識度年八歲周文見而奇

之曰王公有此孫足為不朽解褐員外散騎侍郎羅堯  
居喪過禮有詔褒之

周書曰時東西交爭金草方始羣臣遭喪者卒哭後  
皆起視述請終禮制辭理懇切太祖命中使就視知  
其哀切乃特文之

免喪襲封除中書舍人修起居注改封龍門郡公周受  
禪累遷廣州刺史甚有威惠朝議嘉之歷襄仁二州總  
管並有能名隋文為丞相授信州總管位上將軍王謙

起兵遣使致書於述因執其使上書又陳取讜策隋文  
大悅前後賜金五百兩授行軍總管攻讜以攻進柱國  
開皇初獻平陳計修營戰艦為上流之師帝善其能頻  
加賞勞後數歲以行軍總管擊南未至卒帝甚傷惜之  
贈上柱國冀州刺史謚曰莊

王思政太原祁人漢司徒允之後自曹魏大尉凌誅後  
冠冕遂絕父祐州主簿思政容貌魁梧有策解褐員外  
散騎侍郎屬万俟醜奴宿勤明遠等擾亂關右魏北海

王顥討之聞思政壯健故與隨軍謀議並與參祥時魏  
孝武在藩素聞其名引為賓客遇之甚厚及登大位委  
以心膂為武衛將軍俄齊神武潛有異圖帝以思政可  
任大事拜使持節中軍大將軍大都督摠宿衛兵乃言  
于帝曰洛陽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地關中有崤函之固  
士馬精強宇文夏州糾合同盟願立功效若聞駕西幸  
必奔走奉迎藉天府之資因已成之業一二年脩復舊  
京何慮不克帝深然之及神武兵至河北帝乃西遷封

太原郡公歷散騎常侍大都督大統後思政雖被任委  
自以非相府之舊每不自安周文曾在同州與郡公宴  
集出出錦罽及雜綾絹數千段令諸將擣蒲取之物盡  
周文又解所服金帶令諸人遍擲曰先得虛者與之羣  
公擲遍莫得次至思政乃欽容跪誓曰王思政羈旅歸  
朝蒙宰相國士之遇方願盡心効命上報知己若此誠  
有實令宰相賜知者願擲即為虛若內懷不盡神靈亦  
當明之使不作也便當殺身以謝所奉辭氣慨慷一座

盡驚即拔所佩刀橫膝上攬捋蒲拊髀擲之比周文止  
之已擲為盧矣徐乃拜受帶自此朝寄更深及河橋之  
戰思政下馬用長稍左右橫擊一擊路數人時陷陣既  
深從者死盡思政被重創悶絕會日暮敵亦收軍思政  
久經軍旅每戰唯著破衣敝甲敵人疑非將帥故得免  
有帳下督雷五安于戰處哭求思政會已蘇乃割衣裹  
創扶思政上馬夜久方得還軍仍鎮弘農除侍中東道  
行臺思政以玉壁地險要請築城即自營度移鎮之迂

汾晉并三州諸軍事并州刺史行臺如故仍鎮玉壁八年東魏復來寇思政守禦有備敵敵晝夜攻圍卒不能克以全城功授驃騎大將軍開府議同三司高仲密以北豫州來附周文親接援之乃驛召思政將鎮城臯未至班師復命思政鎮弘農思政入弘農令開城門解衣而卧慰免將士示不足畏數日後東魏將劉豐生率數千騎至城下憚之不敢進乃引軍還于是修城郭起樓櫓營田農積芻秣凡可守禦者皆具焉弘農有備自思

政始十二年加特進兼尚書左僕射營臺都督荊州刺  
史境內旱濕城塹多壞思政乃命都督蘭小歡督工匠  
繕修之掘得黃金三十斤夜中密送至旦思政召佐史  
以金示之曰人臣不宜有私悉封之送上周文佳之賜  
錢二十萬思政去玉璧周文命舉伐人乃進所部都督  
韋孝寬後東魏來寇孝寬卒能全城時稱知人十三年  
侯景叛東魏請援乞師當時未即應接思政以為若不  
因機進取後悔無及即率荊州步騎萬餘從魯闢向陽



翟周文聞思政已發乃遣太尉李弼赴潁川東魏將高岳等聞大兵至收軍遁思政入守潁川外稱畧地乃密送款于梁先是周文遣帥都督賀蘭願德助景扞禦景異圖厚撫願德等冀為己用思政知景詭詐乃密追願德思政分布諸軍據景七州十二鎮周文乃以所授使節大傳大將軍兼尚書令河南大行臺河南諸軍事回授思政思政並讓不受頻使敦喻惟受河南諸軍士十四年拜大將軍九月東魏太尉高岳行臺慕容紹宗儀

同劉豐生等率步騎十萬來攻潁川殺傷甚衆

周書曰岳等來攻潁川城內卧鼓偃旗若無人者岳恃其衆四面鼓噪而上思政選城中驍勇開門出突岳不能當引軍亂退

岳又築土臨城飛梯火車盡攻擊之法思政亦作火積因迅風便投之土山又射以火箭焚其攻具仍募勇士縋而出戰據其兩土置樓堞以助防守齊文襄更益兵堰有水灌城時雖有怪獸每衝壞其堰然城被灌久多

亦崩顏岳悉衆苦攻思攻身當矢石與士卒同勞苦岳  
乃更修堰作鐵龍雜獸用厭水神堰城水大至城中衆  
涌溢懸釜而炊糧力俱竭慕容紹宗劉豐生及其將慕  
容永珍意以為閤共乘樓船望城內令善射人俯射城  
中俄大風暴起其舟飄至城下城工人以長鈎牽舟弓  
弩亂發紹宗窮急透水死豐生浮向土山復中矢斃搗  
永珍并獲舟中器械思政謂永珍曰僕破亡在晷漏誠  
知殺卿無益然人臣之節守之以死乃流涕斬之并收

紹宗等尸以禮埋葬兵既失紹宗等志氣沮喪不敢逼城齊文襄聞之乃率步騎十萬來攻

三國典畧曰澄親至潁川蓋發其衆號曰決命夫更起土山

思政知不濟率左右據土山仰天大哭左右皆慟思政西向再拜欲自刎先是文襄告城中人曰有能生致王大將軍者封侯重賞若有損傷親近左右皆從大戮都督駱訓固止之不得引決齊文襄遣其通直散騎常侍

趙彥深就土山遺以白羽扇而說之牽手以下引見文  
襄辭氣慷慨涕淚交流無撓屈之容文襄以其忠于所  
事趙禮之接遇甚厚其督將分禁諸州地牢數年盡死  
思政初入潁川士卒八千人被圍既久城中無益腫死  
者十六七及城陷存者纔三千人雖外無救援竟無叛  
者

三國典畧曰初潁川未陷夜有聲如車騎從西北向  
城居二日黑風起于乾地吹水入城壞風羊角而上

思政以勤王為務不營資產嘗被賜園地思政出政後  
家人種桑果雜樹及還見而怒曰匈奴未滅去病辭家  
况大賊來平欲事產業豈所謂憂公忘私邪命左右拔  
棄之故身陷後家無蓄積齊文宣受東魏禪以思政為  
都官尚書議同三司卒贈以本官加兗州刺史初思政  
在荊州自武關以南延袤一千五百里置三十餘城並  
當衝要凡所舉荐咸得其才子康沈毅有度量復為周  
文親信思政陷後詔以因水城陷非戰之罪增益三千

五百戶以康襲爵太原公除驃大將軍侍中開府議同  
三司康弟揆先封中都縣侯增邑通前一千五百戶進  
爵為公揆弟邗封西安縣侯邗弟恭忠誠縣伯恭弟幼  
顯親縣伯康姊封齊郡君康兄元遜亦陷於頽川封其  
子景晉陽縣侯康抗表固讓不許十六年王師東討加  
康使持節大都督以思政所部兵皆配之魏廢帝二年  
隨尉遲迴征蜀鎮天水郡尋賜姓拓王氏為鄜州刺史  
後歷安襄二州總管位柱國入隋終於汴州刺史

尉遲運代人父綱改見奸迎運少疆濟志在立功仕魏  
及周累遷左武伯中大夫尋加軍司馬運職無文武甚  
見委任三進爵至廣州業郡公轉右司衛時宣帝在東  
宮親狎臨佞數有罪失武帝于朝臣內選忠諒鯨正者  
匡弼之以運為右宮正建德三年帝幸雲陽宮入令運  
以本官兼司武與長孫覽輔皇太子居守俄衛王直作  
亂率其黨襲肅章門覽懼走行在所運時偶在門中真  
兵奄至不暇命左右乃手自闔門直黨與運爭門斫傷



運指僅得閉直既不得入縱火運恐火盡直黨得進乃取宮中材木及牀等蓋火更以膏油灌之火轉熾久之直不得進乃退運率留守兵因其退擊之直大敗走是夜微運宮中已不守矣武帝嘉之授大將軍賜以直田宅岐樂金帛車馬什物等不可勝數四年出為同州刺史同州蒲津潼關等六防諸軍事帝將代齊召運參謀東夏底定頗有力焉五年拜柱國進爵盧國公轉司武上大夫總宿衛軍事帝崩於雲陽宮秘未發喪運摠侍

衛兵還京宣即位授上柱國運之為宮正也數諫帝  
不納反疎忌之運又字王軌宇文孝伯等皆為武帝親  
侍軌屢言帝失于武帝帝謂預其事愈衝之及軌被誅  
運懼及禍尋得出為尋州總管至州猶懼不免遂以憂  
卒于州贈大後丞七州諸軍事秦州刺史謚曰忠子靖  
嗣運弟勤大象末青州總管起兵應伯迴

論曰王羆剛峭有餘弘雅未之間也情安儉率志在公  
平既而奮節危城抗辭勅教梁人為之退舍高氏不敢

加兵信此見稱信非虛矣子述不隕門風亦足稱也王  
思政驅馳有事之秋慷慨功名之及策名霸府作鎮潁  
川設縈帶之險修守禦之術以一城之衆抗傾國之師  
率疲駘之兵當勁勇之卒猶能亟摧大敵屢建奇功忠  
節冠于本朝義聲動于隣聽運窮事蹙城陷身囚壯志  
高風亦足奮于百世矣尉遲運積勞王室破散逆藩觀  
其忠諫周宣比而父二乃厥心不敢優乎雖曰幹蠱可  
也

愚按王思政為東魏高澄敬禮欲死不得猶可情原  
既為齊宦何所逃罪猶言忠節義聲也史臣過矣西  
魏不加之罪可增邑則不可命其一子襲爵可封其  
四子一公一侯二伯與封其女為郡君則不可未已  
也又封其同陷敵國長子之子為侯則愈不可無乃  
向者擲虛一舉投赤心於宇文泰故然乎噫泰之庇  
其私人濫矣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四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五十

明李清撰

列傳第五十二

北史六十四

周惠達

馮景

蘇綽

子威 從兄亮

周惠達字懷文章武文安人父信歷樂鄉平舒成平三縣令皆以廉能稱惠達幼有節操好讀書美容貌魏齊

王肅寶夤為瀛州刺史令惠達及河間馮景同在閣下甚禮之及寶夤還朝惠達隨入洛寶夤西征惠達復隨入關寶夤除雍州刺史令惠達使洛陽未還而寶夤謀反聞於京師有司以惠達是其行人將執之惠達乃私馳還至潼關遇大使楊侃侃謂曰寶夤逆謀已決何為故入虎口惠達曰渠必為左右所誤今往使其改圖乎及至寶夤反形已露不可彌縫遂用惠達為光祿勳中書舍人寶夤既敗唯惠達等數人從之寶夤語惠達曰

人生富貴左右咸言盡節及遭厄難乃知歲寒也賀拔  
岳為關中大行臺惠達為岳府屬岳為侯莫陳悅所害  
周書曰悅得惠達欲官之惠達辭以疾不許乃遁  
惠達遁入漢陽之麥積崖悅平歸於周文周文復以為  
府司馬委任之

冊府元龜曰周文以惠達為長史赴洛陽奉迎孝武  
至潼關遇駕已西謂惠達曰昔周東遷晉鄭是依今  
乘輿降臨吾雖猥當其任而才愧昔人公宜勦力共



取富貴惠達曰富貴之事非所敢望但願明公威德加于四海惠達得效其尺寸則志願畢矣

周文出鎮華州留意達知後事時既承喪亂庶事多闕惠達營造戎仗儲積倉糧簡閱士馬以濟軍國之務甚為朝廷所稱後拜中書令進爵為功大統四年兼尚書右僕射其年周文奉魏文帝東討令惠達輔魏太子居守摠留臺事

周書曰惠達前後辭讓魏文帝手詔答曰西顧無憂

惟公是屬簫冠之重深所寄懷

及邛山失律人情駭動趙青雀據長安子城反惠達奉  
太子出渭橋北禦之軍還青雀等誅拜吏部尚書久之  
復為右僕射自關右草創禮樂缺然惠達與禮官損益  
舊章儀軌稍備魏文帝因朝奏樂顧謂惠達曰此卿功  
也惠達雖居顯職性兼退善下人盡心勤公愛拔良士  
皆敬而附之卒子題嗣隋開皇初以惠達著績前代追

封蕭國公

馮景字長明河間武垣人父傑為伏與令景少與周惠  
達友俱以客從蕭寶夤正光中寶夤為關西大行臺景  
為行臺都令史及寶夤敗還長安或議歸闕下或言留  
州立功景曰擁兵不還此罪將大寶夤不從遂反及寶  
夤平景方得還洛朝廷聞景先有諫言故不罪後事賀  
拔岳為行臺郎岳使景詣齊神武察其行事神武聞岳  
使至甚喜問曰賀拔公詎憶吾邪即與景歃血託岳為  
兄弟景還以狀報岳岳曰此姦有餘而實不足自古王

臣無私盟吾料此熟矣岳北合費也頭東引紇豆陵伊  
利西摠侯莫陳悅河州刺史梁景廠及首渠為盟誓共  
會平涼移軍乘下俱有專任之嫌使景啓孝武帝帝甚  
悅又為岳大都督府從事中郎後侯莫陳悅平周文使  
景於京師告捷帝有西遷意因問闕中事勢景勸帝西  
遷後以迎孝武功封高縣伯除散騎常侍行臺尚書大  
統初詔行涇州事卒於官

蘇綽字令綽武功人魏侍中則之九世孫累世二千石

父協武功郡守綽少好學博覽羣書尤善算術從兄讓為汾州刺史周文錢餘都門外臨別謂曰卿家子弟中誰可任用讓因薦綽乃召為行臺郎中在官歲餘未見知然諸曹疑事皆詢綽方定所行公文綽又為之條式臺中咸稱其能周文與僕射周惠達論事惠達不能對請出外議之乃召綽告其事綽即為量定惠達入呈周文稱善謂曰誰與卿為此議惠達以綽對因稱其有王佐才周文曰吾亦聞之久矣尋除著作佐郎屬周文與

公卿往昆明池觀漁行至城西漢故倉地顧問左右莫  
有知者或曰蘇綽博物多通請問之乃召綽問具以狀  
對周文大悅因問天地造化之始歷代興亡之迹綽即  
有口辯應對如流周文益嘉之乃與綽並馬徐行至池  
竟不說網罟而還遂留綽至夜問以政道卧聽之綽指  
陳帝王之道兼述申韓之要周文乃起整衣危坐不覺  
膝之前席語達曙不厭詰朝謂惠達曰蘇綽真奇士吾  
方任之以政即拜大行臺左丞參典機密自是寵遇日

隆綽始制文案程式朱出墨入及計帳戶籍之法大統三年齊神武三道入寇諸將咸欲分兵禦之獨綽意與周文同遂併力拒竇泰擒之潼關十一年授大行臺度支尚書領著作兼司農卿周文方欲革易時政務私強國富民之道故綽得殫智能贊成其事減官員置二長并置屯田以資軍國又為六條詔書奏施行之其一先治心曰凡令方伯守令皆受命天朝出臨下國論其尊貴並古之諸侯是以前代稱共治天下者唯良宰守耳

明知百僚卿尹雖各有所司然理民之本莫若守宰最重凡治民之體當先治心心者一身之主百行之本心不清靜則思慮妄生思慮妄生則見理不明見理不明則是非謬亂是非既亂則一身不能自治安能治民是以治民之要在清心夫所謂清心者非不貪之謂欲使心氣清和志意端靜心和志靜則邪僻之慮無因而作邪僻不作則凡所思念無不皆得至公之理率至公之理以臨其民則民孰不從化是以稱治民之本先在治



心其次又在治身人君之身乃百姓之表一國之的表不正不可求直影的不明不可貴射中今君身不能自治而望治百姓猶曲表而求直影也君行不能自修而欲百姓猶曲表而求直影也君行不能自修而欲百姓修行猶無的而貴射中也故人君必心清如水形如白玉躬行仁義孝悌躬行忠信禮讓躬行廉平儉約然後繼以無倦加以明察行此八者以訓其民故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不待家教日見而自興行矣其二敦教

化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明其有中和之心仁恕之行故  
貴耳然性無常守隨化而遷化於敦朴則質直化於澆  
偽則浮薄浮薄則衰弊之風質直則敦和之俗自古安  
危興亡無不昏由所化然世道彫喪已類百年大亂且  
二十載唯兵革是聞刑罰是用而中興始爾大難未弭  
凡百草創率多權宜致使禮讓弗興風俗未反比年稍  
登稔徭賦差輕衣食不均則教化可脩凡諸牧守令長  
各宜洗心革意上承朝旨下宣教化矣夫化者貴能扇

以淳風浸以太和被以道德示以朴素使民日遷於善  
邪偽之心嗜慾之性潛消化而不知所以然此之謂化  
也然後教以孝悌使民慈愛教以仁順使民和睦教以  
禮義使民敬讓慈愛則不遺其親和睦則無怨於人敬  
讓則不競於物三者備則王道成此之謂要道也其三  
盡地利曰人生天地間以衣食為命飢寒切體而欲使  
民興禮讓不可得也古之聖主知其若此必先足其衣  
食然後教化隨之夫衣食所以足由地利盡地利所以

盡由勸課有方主此教者在牧守令長而已民者冥也  
智不自周必待勸教諸州郡縣每至歲首必戒教部民  
無問少長但能操持農器昏令就田懇發以時勿失其  
所及布種既訖嘉禾須理麥秋在野蠶停於室若此之  
時皆宜少長悉力男女併功如援溺救火寇盜將至方  
可使農夫不失業蠶婦得就功若游手怠惰早歸晚出  
好逸惡勞不勤事業則正長牒名郡縣守令隨事加罰  
罪一勸百此明宰之教也夫百畝之田必春耕夏種秋

收然後冬食之此三時者農之要也失其一時則穀不  
得食若三時不務省事而令民廢農是則絕民之命驅  
以就死然單劣之戶及無牛之家勸令有無相通使得  
兼濟三農之隙及陰雨之暇又當教民種桑植果藝其  
蔬菜脩其園圃畜育雞豚以備生生之資供養老之具  
夫為政不欲過碎碎則民煩勸課亦不容太簡簡則民  
怠善為政者必消息時宜適煩簡之中如不能爾必陷  
於刑辟矣其四擢賢良曰天生蒸黎必立君以理之君

不能獨理必置臣以佐之上自帝王下及郡國得賢則  
安失賢則亂令刺史縣令悉有僚吏皆佐助之人也刺  
史府官則命於天朝其州吏以下皆牧守自置自昔以  
來州郡大夫但取門資多不擇賢良末曹小吏唯試刀  
筆並不問志行夫問資者乃先世爵祿無妨子孫之愚  
瞽刀筆者乃身外末材不廢性行之澆偽若門資中豎  
賢良是策騎驥而取千里也若資中得愚瞽是土牛木  
馬形似而不可涉道也若刀筆中得志行是金相玉質

內外俱美實人寶也若刀筆中得澆偽是飾畫朽木悅目一時不可克棖椽之用也今之選舉者當不恨資蔭唯在得人苟得其人自可起廝養為卿相則伊尹傳說是而況州郡職乎苟非其人則丹朱商均維帝王之胤不能守而況公卿之胄乎由此而言官人之道可見矣凡所求材藝者為其可以治民若有材藝而以正直為本者必以材為治若有材藝而以姦偽本者將因其官為亂何治之可得乎故將求材藝必先擇志行志行有

善者舉之不善則去之而今擇人者多云邦國無賢莫  
知所舉此未之思也古人有言明主聿興不降佐昊天  
大人基命不擢才后土常引一世之人治一世之務故  
殷周不待稷契之臣魏晉無假蕭曹之佐仲尼曰十室  
之邑必有忠信豈有萬家之都而云無士但求之不勤  
擇之不審或授之不得其所任之不盡其材故云無耳  
但能勤而審之去虛取實各得州郡之最而用之則人  
無多少皆足化矣孰云無賢夫良玉未剖與瓦石相類



名驥未馳與駑馬相雜及剖而瑩之馳而試之玉石駑  
驥始分彼賢士之未用也混於凡品意何以異及任以  
事業責以成務方與庸流較然不同昔呂望屠釣百里  
奚飯牛甯生扣角管夷吾三敗當此之時悠悠之徒豈  
謂其賢及升王朝登霸國功成事立始識為奇士彼瓌  
璋之材不世之傑尚不能以未遇之時自異凡品况降  
此者哉士必從微至著功必積小至大豈有未任而已  
成不用而先達若識此禮則賢可求士可擇天下之治

何向不可成然善官人者必先省官官省則善人易充  
善人易充則事無不理官煩則必雜不善之人雜不善  
之人則政必有得失清濁之由在官之煩省案今吏員  
其數不少昔民殷事廣而能克濟況今戶口減耗依員  
而置猶以為少如聞在下州郡尚有兼假擾亂細民諸  
如此輩悉宜罷黜無得習常非直州郡之官宜須善人  
爰至黨族閭里之長之職皆當審擇各得一鄉之選以  
相監統夫正長者治民之基基不傾者上必安凡求賢

之路自非一途然所以得之審者必由任而試之考而  
察之自居家至鄉黨訪其所以觀其所由則人道明矣  
賢與不肖別矣率此以求庶無愆悔其五恤獄訟曰善  
惡既分賞罰隨焉賞罰得中則惡止而善勸賞罰不中  
則民無所措手足是以先王重之特加戒慎欲使察獄  
之官精心悉意推究根源先以五聽參以證驗妙觀情  
狀窮鑿隱伏使姦無所容然後隨事加刑輕重皆當舍  
過矜愚得情勿喜又能消息情理斟酌禮律無不曲盡

人心使獲罪者如歸此則善之上也然宰守非一不可人人皆通識唯當率至公之心去阿枉之志聽察之理必窮所見然後考試以法不苛不暴有疑則從輕未審不妄罰隨事斷理獄無停滯此亦其次若不仁恕而肆其殘暴專用捶楚巧詐者雖事彰獲免辭弱者乃無罪被罰斯則下矣今之宰守當勤於中科而慕其上善如在下條則刑所不赦又當深思遠大念存德教先王之制曰與其害善寧其利淫今之從政者不然深文巧

劾寧致善人與法不免有罪於刑非皆好殺人也但云  
為吏寧酷可免後患此則情存自便不念至公奉法如  
此皆姦人也夫人者天地之貴物一死不可復生然楚  
毒之下以痛自誣遂陷刑戮是以自古已來設五聽三  
宥之法著明慎庶獄之典此皆愛民甚也凡伐木殺草  
田臘不順尚違時令而虧帝道况刑罰不中濫害善人  
寧不傷天心犯和氣和氣損而欲四時順序蒼生悅樂  
者不可得也凡百宰守可無慎乎若深姦巨猾傷化敗

俗不忠不孝殺一利百以清王化重刑可也識此二途則刑政盡矣其六均賦役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是以三五以來皆有征稅之法雖輕重不同而濟用一也今寇逆未平軍國費廣雖未遑減省以恤民瘼然宜令平均使丁無怨平均者不舍豪強而徵貧弱不縱姦巧而因愚拙此之謂均也然財貨之生其功不易紡紝織績起於有漸必須勸課使預營理絹鄉先事織麻土早脩紡織先時而備至于時而

輸故王賦獲供下民無困如其不預勸戒臨時復恐稽  
緩以為已過捶朴交至取辦目前富商大賈緣茲射利  
有者從之貴買無者與之舉息輸稅之民弊矣租稅之  
時雖有大式至於斟酌貧富差次先後皆事起於正長  
而繫於守令若斟酌得所則政和民悅若檢理無方則  
吏姦民怨又差發徭役多不存意致令貧弱者或重徭  
而遠戍富強者或輕使而近防守令用懷如此皆王政  
罪人也周文甚重之嘗置諸坐右又令百司習誦之其

牧守令長非通六條及計帳者不得居官自有晉之季  
文章競為浮華遂以成俗周文欲革其弊因魏文帝祭  
廟羣臣畢至乃命綽為大誥奏行之其詞曰惟中興十  
有一年仲夏庶邦百辟咸會王庭柱國泰洎羣公列將  
罔不來朝時迺大稽百憲敷於庶邦用綏我王度皇帝  
若曰昔堯命羲和允釐百工舜命九官庶績咸熙武丁  
命說克號高宗時惟休哉朕其欽若格爾有位胥暨我  
太祖之庭朕將丕命女以厥官六月丁巳皇帝朝格於



太廟凡厥具僚罔不在位皇帝若曰咨我元輔羣公列將百辟卿士庶尹御事朕惟夤敷祖宗之靈命稽于先王之典訓以大誥于爾在位昔我神皇肇膺明命創我皇基烈祖景宗廓開四表底定武功暨乎文祖誕敷文德龔惟武考不實其舊自時厥後陵夷之弊用興大難于彼東土則我黎庶咸墜塗炭惟台一人績戎下武夙夜祇畏若涉大川罔識攸濟是用稽於帝典揆於王度拯我民瘼惟彼哲王示我通訓曰天生黎蒸罔克自又

上帝降鑒，獻聖植元。后以乂之時，惟元后弗克，獨乂博  
求明德，命百辟羣吏以佐之。肆天之命，辟辟之命，官惟  
以恤民弗惟逸。豫辟惟元首庶黎，惟趾肱股，惟弼上下  
一體各勤攸司。茲用克臻於皇極，故其異訓曰：后克艱  
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今台一人膺天之嘏。既陟元  
后，股肱百辟又服我國家之命，罔不成守厥職。嗟后弗  
艱厥后，臣弗艱厥臣。於何弗繹，嗚呼艱哉！凡爾在位，其  
敬聽命。皇帝若曰：柱國惟四海之不造，載由二紀，天不

絕我祖宗之命用錫元輔國家將陞公惟棟梁皇之弗  
極公惟作相百揆營度公惟大祿公其允文允武克明  
克乂迪七德敷九功龕暴除亂下綏我蒼生傍他於九  
士若伊之在商周之有呂說之相丁用保我無疆之祚  
皇帝若曰郡公太宰太尉司徒司空惟公作朕鼎足以  
弼乎朕躬宰惟天官克諧六職尉惟司武武在止戈徒  
惟司衆敬敷五教空惟司土利用原生惟時三事若三  
階在天惟茲四輔若四時成歲天工人其伐諸皇帝若

曰列將汝惟膺揚作朕爪牙寇賊姦究蠻夷猾夏汝徂  
征綏之以惠董之以威刑期無刑萬邦咸寧俾八表之  
內莫違朕命時汝功皇帝若曰庶邦列辟汝惟守土作  
民父母民惟不勝其飢故先王重農不勝其寒故先王  
貴女工民不率於孝慈則骨肉之恩薄弗悖於禮讓則  
爭奪之萌生惟茲六物實為教本嗚呼為上在寬寬則  
民怠齊之以禮不剛不柔稽極於道皇帝若曰鄉士庶  
尹凡百御事王省惟歲鄉士惟月庶尹惟日御事惟時

歲月日時罔易其度百憲咸貞庶績其凝嗚呼惟若王  
官陶均萬國若天之有斗斟元氣酌陰陽弗失其和蒼  
生永賴悖其序萬物以傷時惟艱哉皇帝若曰惟天地  
之道一陰一陽禮俗之變一文一質爰自三五以迄於  
茲匪惟相革惟其救弊匪惟相襲惟其可久惟我有魏  
承乎周之末流接秦漢遺弊襲魏晉之華誕五代澆風  
因而未革將以移俗興化庸可暨乎嗟我公輔庶僚列  
辟朕惟否德其一心力祇慎厥艱克遵前王之丕顯休

列弗敢怠荒咨爾在位亦叶于朕心惇德允元惟厥艱  
是務克捐厥華即厥實背厥偽崇厥誠勿讐勿忘一乎  
三代之異典歸於道德仁義用保我祖宗之丕命荷天  
之休克綏萬方永寧我黎庶戒之哉朕言不再柱國秦  
洎庶僚百辟拜首稽首曰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  
母惟三五之王率由此道用臻於刑措自時厥後歷千  
載未聞惟帝念功將反叔世邈致於雍熙庸錫降丕命  
于我羣臣博哉王言非言之難行之實難臣聞靡不有

初鮮克有終商書曰終始惟一德迺日新惟帝敬厥始  
慎厥終以濟日新之德則我羣臣敢不夙夜對揚休命  
惟茲大誼未光於四表以邁種德俾九域幽遐咸昭奉  
元后之明訓率遷於道永膺無疆之休帝曰欽哉自是  
之後文筆皆依此體綽性儉素不治產業家無餘財以  
海內未平常以天下為己任博求賢俊共弘政道凡所  
薦達皆至大官周文亦推心委任或出游常預署空紙  
授綽若須有處分則隨事施行及還啟知而已綽常謂

為國之道當愛人如慈父訓人如嚴師每與公卿議論  
自晝達夜事無巨細皆指諸掌積思勞倦遂成氣疾十  
二年卒于位時年四十九周文惜之哀動左右及將葬  
謂公卿等曰蘇尚書平生謙退敦尚儉約吾欲全其素  
志恐悠悠之徒未達如厚加贈諡又乖宿昔相知之道  
有疑焉尚書令史麻瑤越次進曰昔晏子齊賢大夫一  
狐裘三十年及其死也遺車一乘齊侯不奪其志綽清  
白謙挹宜從儉約以彰其美周文稱善因薦瑤於朝及



綽歸葬武功惟載以布車一乘羣公皆步送同州郭外  
周文親於車後酌酒言曰尚書平生作事妻子兄弟不  
知者吾皆知之爾知吾心吾知爾意方欲共定天下遽  
捨吾去柰何因舉聲慟哭不覺危墜於手葬日又遣使  
祭以太牢周文自為其文綽又著佛性論七經論行於  
世周明帝二年以綽配享周文

冊府元龜載隋文帝開皇初詔曰昔漢高欽無忌之  
義魏武挹子幹之風魏度支尚書蘇綽文雅政事遺

跡可稱展力前王垂聲著跡宜開土茅用旌善人可  
追封邳國公邑千戶

子威嗣威字無畏少有至性五歲喪父哀毀若成人襲  
爵美陽縣公仕郡功曹大冢宰宇文護見而禮之以其  
女新興公主妻焉威見護專權恐禍及己逃入山為叔  
父所逼卒不獲免然每居山寺以誦讀為娛未幾授使  
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武帝親摠萬機拜稍伯下  
大夫前後所授俱辭疾不拜有從父妹適河南元世雄

世雄先與突厥隙突厥入朝請世雄及其妻子將甘心  
焉周遂遣之威以夷人昧利遂標賣田宅罄資產贖世  
雄論者義之宣帝嗣位就拜開府隨文帝為丞相高頴  
屢言其賢帝亦素重其名召入卧内與語大悅居月餘  
威聞禪代之議遁歸里高頴請追之帝曰此不欲預吾  
事且置之及受禪徵拜太子少保追贈其父邳國公以  
威襲爵俄兼訥言威表讓優詔不許帝嘗與文獻皇后  
對觴召威及高頴楊素廣平王雄謂曰太史言朕祚運

盡於三年朕憂懣故舉此酒耳今欲營南山嶮處與公等固之以觀時變如何威進曰周文脩德旋地動之災宋景一言退法星三舍願陛下恢崇德度享天之休若棄德恃嶮同舟之人誰非敵國縱南山之阻安足固哉帝善其言厲以酒初威父綽在魏以國用不足為征税法頗重既而嘆曰所為者正如張弓非平世法也後之君子誰能弛乎威聞其言每以為己任至是奏減賦役務從輕典帝悉從之漸見親重與高頴參掌朝政威見宮

中以銀為幔鈞因盛陳節儉之美帝為改容雕飾舊物  
悉命除毀帝嘗怒一人將殺之威入閣進諫不納帝怒  
甚將自出斬之威當前不去帝避之而出威又遮阻帝  
帝拂衣入良久召威謝曰公能若是吾無憂矣賜馬二  
匹錢十萬歲餘復兼大理卿京兆尹御史大夫本官悉  
如故治書待御史梁毗劾威兼領五職安繁惡劇無舉  
賢以自代帝曰威朝夕孜孜志存遠大舉賢有關何遽  
迫之因謂朝臣曰威不遇我無以措其言我不得威何

以行其道楊素才辯無雙若斟酌古今助我宣化非威  
匹也威若逢亂世商山四皓豈易屈哉其見重如此未  
幾拜刑部尚書解少保御史大夫官後京兆尹廢檢校  
雍州別駕時高頴與威同心協贊政刑大小無不籌之  
故草運數年天下稱治俄轉戶部尚書納言如故

冊府元龜曰威上表陳讓詔曰舟方者任重馬駿者  
馳遠以卿有兼人才無辭多務也威乃止

屬山東諸州民飢令威振恤之遷吏部尚書兼領國子

祭酒隋承戰爭後憲章踳駮帝令朝臣釐改舊法為一代通典律令格式多威所定世以為能九年拜尚書右僕射其年以母憂去職柴毀骨立敕勉諭殷勤未幾起令視事固辭優詔不許明年帝幸并州命與高頴同總留事俄追詣行在使決民訟尋令持節巡撫江南得便宜從事過會稽踰五嶺而還江表自晉以來刑法疏緩代族貴賤不相陵越平陳後牧民者盡改變之無長幼悉使誦五教威加以煩鄙之辭民嗟怨使還奏言江表

依內州責戶籍帝以江表初平名戶部尚書張嬰責以政急時江南州縣又訛言欲徙之入關遠近驚駭饒州吳世華起兵為亂生鬻縣令啗其肉於是舊陳率土皆反執長吏袖其腸殺之曰更使儂誦五教耶尋詔內史令楊素討平之時突厥都藍可汗屢為患復令威至可汗所威子夔以公子威名引致賓客四海士大夫多歸之時議樂夔與國子博士何妥各有所持於是夔妥各為一議使百寮署其所同朝廷多附威同夔者十八九



安惠曰吾席間函丈四十餘年反為昨暮兒所屈遂奏  
威與禮部尚書盧愷禮部侍郎薛道衡尚書右丞王宏  
考功侍郎李同和等為朋黨省中呼王弘為世子李同  
和為叔言二人如威子弟復言威以曲道任其從父弟  
徹肅等罔冒為官又國子學請黎陽人王孝逸為書學  
博士威屬盧愷以為其府參軍帝令蜀王秀上柱國虞  
慶則等雜按事皆驗乃以宋書謝晦傳中朋黨事令威  
讀之威懼免冠頓首帝曰謝已晚矣免威官爵以開府

就第知名之士坐威得罪者百餘人未幾帝曰蘇威德行者但為人誤耳命通籍歲餘復爵邳國公拜納言帝謂羣臣曰世人言蘇威詐清家累金玉此妄言也然其性狼戾不切世要求名太甚從己則悅違之必怒此其大病耳仁壽初復拜尚書右僕射帝幸仁壽宮以威總留事及還御史奏威職事多不理帝怒詰責威威謝帝亦止煬帝嗣位加上大將軍及起長城之役威諫止之高頴賀若弼誅威坐相連免官歲餘拜魯郡太守歷右

光祿大夫復為訥言與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黃門侍郎裴矩御史大夫裴蘊內史侍郎虞世基參掌朝政時稱五貴後又進光祿大夫賜爵房公以年老乞骸不許復以本官參掌選事明年從征遼東領右禦衛大將軍楊玄感反帝引威帳中懼見於色謂曰此小兒聰明得不為患乎威曰玄感羸踈必無所慮但恐成之亂階耳威見勞役不已民皆思亂以此微諷帝帝竟不悟從還至涿郡詔威安撫關中以其孫尚輦直長儼為副而威

子鴻臚少卿夔先為關中簡默大使一家三人俱使關  
右三輔榮之歲餘帝手詔曰玉以潔聞丹紫莫能渝其  
質松表歲寒霜雪莫能凋其采房公威先後舊臣朝之  
宿齒棟梁社稷弼諧朕躬守文奉法卑身率禮昔漢之  
三傑轉惠帝者蕭何周之十亂佐成王者邵與國之寶  
器其在得賢參變台階具瞻斯允雖事藉論道終期獻  
替銓衡時務朝寄為重可開府儀同三司餘並如故威  
當時尊重朝臣莫比後從幸鴈門帝為突厥所圍朝廷

危懼帝欲輕騎潰圍出威諫曰城守我有餘力輕騎彼之所長陛下萬乘主何宜輕脫乃止突厥俄解圍去駕次太原威以盜賊不止勸帝還京師深根固本為社稷計帝初從之竟用宇文述等議遂往東都天下大亂威知帝不可匡正甚患之屬帝問盜賊事宇文述曰盜賊信少不足為慮威不能詭對以身隱殿柱帝呼問威曰臣非職司不知多少但患漸近帝曰何也威曰他日賊據長白山近在滎陽汜水帝不悅而罷屬五月五日百

察上饋多以珍玩獻尚書一部微諷帝帝稱不平後復問伐遼東事威對願赦羣盜遣討高麗帝益怒御史大夫裴蘊希旨令御史張行本奏威昔在高陽典選濫授人官怯畏突厥請還京師帝令案其事乃下詔曰威立性朋黨好異端懷挾詭道徼幸名利詆訶律令謗訕臺省昔歲薄伐奉送先志凡預切問各盡胷臆而威不以開懷遂無對命啟沃之道其若是乎乃除名後月餘人有奏威與突厥陰圖不軌大理簿責威威自陳精誠

不能上感瑕釁屢彰罪當萬死帝憫而釋之其年從幸江都宮帝將復用威裴蘊虞世基奏威昏耄羸疾乃止宇文化及弒逆以威為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化及敗歸李密密敗歸東都東恭帝以為上柱國邳公

資治通鑑曰王世充以威隋文重臣欲眩曜士民每諸人勸進必寇威名及受九錫殊禮扶威署百官上乃南面正坐受之

王世充僭署太師威自以隋室舊臣遭逢喪亂所經處

皆與時消息以求容免及唐太宗以秦王平世充坐於  
東都閭闔門內咸請謁稱老病不能拜起太宗遣人數  
之曰公隋朝宰政亂不能匡救遂令品物塗炭君弑國  
亡見李密王世充皆拜伏舞蹈今既老病無勞相見尋  
入長安至朝堂請見高祖又不許終于家時年八十二

隋書年八十八

成行已清儉以廉慎見稱然每至公議惡人異已雖小  
事必固爭之時以為無大臣體所脩格令章程並行於



世頗傷煩碎論者以為非簡久法及大業末年尤多征  
役論功行賞威每承望風旨輒寢其事時羣盜蜂起郡  
縣有奏聞者又訶詰使人令減賊數故出師攻討多不  
克捷遂致敗亂為物議所譏

愚按一蘇威耳既以減賊致國亂又以言賊干帝怒  
何相背乃爾作史者殊欠斟酌

子夔字伯尼聰明有口辯然性輕險無行八歲誦詩兼  
解騎射年十三從父至尚書省與安德王雄射賭得駿

馬而歸十四詣學與諸儒議論詞致可觀見者皆稱之  
及長博覽羣言尤以鍾律自命初名哲字知人父威改  
之頗為有識所哂起家太子通事舍人楊素見而竒之  
每戲威曰楊素無兒蘇夔無父後與鄭譯何妥議樂得  
罪議寢不行著樂志十五篇以見其志數載遷太子舍  
人以罪免家居數年仁壽三年詔天下舉達禮樂源者  
晉王昭時為雍州牧舉夔乃與諸州所舉五十餘人謁  
見文帝望夔謂侍臣曰惟此一人稱吾所舉拜晉王友

煬帝嗣位立太子洗馬司朝謁者以父免亦去官後為燕王司馬遼東之役以功拜朝散大夫時帝方勤遠略蠻夷來朝帝謂宇文述虞世基曰四夷率服觀禮華夏鴻臚之職須歸今望寧有多才藝美容儀可接賓客者為之乎咸以夔對即日拜鴻臚少卿其年高昌王麴伯雅來朝朝廷妻以公主夔有雅望令主婚後延和弘化等數郡盜賊屯結詔夔巡撫關中及突厥圍鴈門夔於鎮城東南為弩樓車箱獸園一夕就帝見善之以功進

位通議大夫坐父事除名後丁母憂不勝哀卒時年四十九綽弟椿字令欽性廉慎沈勇有決斷魏正光中關右賊亂椿應募討之授盪寇將軍以功累遷中散大夫大統初賜姓賀蘭氏後除帥都督行弘農郡事椿當官強濟特為周文所知十四年置當州鄉師自非鄉望允當衆心者不得預乃令驛追椿領鄉兵其年破槃頭氏有功除散騎常侍加大都督十六年征隨郡軍還除武功郡守既為本邑以清儉自居小大之政必盡忠恕位

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卒綽從兄亮字景  
順父祐泰山郡守亮少通敏學好屬文善章奏與弟湛  
皆著名西土一家舉二秀才亮初舉秀才至洛陽過河  
內常景景深器之謂人曰秦中才學可抗山東將此人  
乎魏齊王蕭寶夤大將軍亮為之掾寶夤雅相知重  
凡文徵謀議皆委之尋行武功郡事甚著聲績寶夤作  
亂以亮為黃門侍郎亮善處人間與物無忤及寶夤敗  
從之者多遇禍唯亮獲全長孫稚爾朱天光等西討並

以亮為郎中典專文翰賀拔岳為關西行臺引亮為左丞典機密大統二年拜給事黃門侍郎領中書舍人魏文帝子宜都王式刺史秦州

本史乙弗后傳又作武都王戊

以亮為司馬帝謂亮曰黃門侍郎豈可為秦州司馬因朕愛子出藩故委以心腹勿以為恨臨辭賜以御馬八年除中書監領著作脩國史亮有機辯善談笑周文甚重之有所籌議悉會旨記人之善忘人之過薦達後進

常如弗及故當世敬慕歷秘書監大行臺尚書出為岐州刺史朝廷以其作牧本州特給路車騎吹先還其宅并給騎士三千列羽儀游鄉黨經過故人歡飲旬日然後入州世以為榮十年徵拜侍中卒于位贈本官亮少與從弟綽俱知名然綽文章稍不逮亮至經畫進趣亮又減之故世稱二蘇亮自大統以來無歲不轉官一年或至三遷僉曰才至不怪其速也所著文筆數十篇頗行于世亮弟湛別見

論曰周惠達見禮寶賁遂契閣戎寇不以夷險易志篤  
終之士也周文提劍而起百度草創施約法之制脩太  
平之禮終斲雕為朴變奢從儉風化既被而下之肅上  
尊疆場屢動而內安外附蓋蘇綽之力也邵公周道云  
季方事幽貞隋室龍興首應旌命繆綽任遇窮極寵榮  
久處機衡多所損益罄竭心力知無不為然志尚清儉  
體非弘廣好同惡異有乖直道二帝歷事二帝三十餘  
年雖廢黜當時終稱遺老君邪而不能正言國亡而情



均衆庶子違汝弼徒聞其言疾風勁草未見其人禮命  
闕於興王抑此之由也夔志識沉敏方雅可稱

與傳內所云傾險無行何相背也

若天假之年不虧堂構矣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五十